

陕西人艺“茅盾文学奖”系列话剧明天亮相上海大剧院

《生命册》是戏剧人想用一辈子撬开的宝箱

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THE 23RD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本报记者 柳青

陕西人艺的院长李宣第一次和导演宫晓东聊起小说《生命册》时，她问他：“这小说能不能改成话剧？”宫晓东回答：“难，但值得一试。”作家李佩甫写《生命册》用了5年，宫晓东和李宣的“值得一试”也用了5年。宫晓东感慨，《生命册》是李佩甫以50年的生命积累写成的“一生一本书”，在此之前，他没有遇到过同行剧作者有谁用一生写一部戏，他读到《生命册》，就像是戏剧人遇到了一辈子想撬开的宝箱。回望创作《生命册》的5年，他称之为“在文学的地基上，构建更有含金量的戏剧”。

明天，陕西人艺“茅盾文学奖”系列第四部《生命册》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部近5小时的话剧全景式地再现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原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每一段小人物的生活有各自的独特、复杂和精彩，宫晓东希望观众能因为台上的人们而回想起遗忘的人生密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我们来到剧场，是为了站在一起，共同回望来时的路，也共同眺望未来的方向。”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李宣回忆她第一次读完《生命册》，当时正是深夜，她从书房走到阳台上，看着无边夜色，忍不住朗诵起熟悉的诗句：“我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这首1938年的诗和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生命册》形成隔着时空呼应的双声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几天后，第二次读完《生命册》的李宣把这本小说带给了她的“师傅”宫晓东，他们之间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段对话。在听到宫晓东回答“难，但值得一试”的那一刻，李宣下定了改编的决心。

李宣此前并不认识李佩甫，她风风火火地赶到郑州，在河南省作协楼下拨通李佩甫的电话，不巧，他当时在台湾讲学，要几天后回。李宣在郑州等着对方回来，她生怕“一错过，李佩甫就把改编版权给了别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李宣把陕西人艺改编的《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话剧剧照在李佩甫面前排开，同时表达了自己对《生命册》的强烈共情，她说自己虽然没有中原农村的生活经验，但是《生命册》写到的乡土家园的失落，



个体在城市中的挣扎奋斗和迷惘失落，让她产生了文化的、身份的认同感，所以她迫切地渴望在舞台上分享这些。李宣承认，当时她在李佩甫面前是惶恐的：“我希望李佩甫老师能感受到我们主创团队的诚意，因为剧团没有能力提出高价的购买版权费用，我心里没底。”她至今感激李佩甫的厚道，他当时说了句：“不管合作成不成，我先请你们吃顿饭。”席间谈及改编版权费用，他只笑笑，用河南话说：“不要为难。”如今在上海谈起这些，她百感交集：“能想象吗，我们付给李佩甫的版权费，不够买上海一平方米的房子。”

确定改编意向的这年冬天，李佩甫带着陕西人艺的主创团队走访了黄河边的七个村庄。凛冬的黄河两岸，天地苍茫，朔风萧瑟，他们走过皲裂的黄土地，李佩甫亲自教他们编辫子，挨家挨户地访问村民，给他们讲中原农村房子为什么要这样造，这里的生活和土地牢牢地维系在一起，连呼吸里都有黄土的味道。这些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活的细节、生命的细节，后来都以写实的风格再现在话剧《生命册》中。

嘴里尝不到土味，搞不了创作

宫晓东一头白发，他和李佩甫、和《生命册》的主角“丢”是同辈人，主演“丢”的蒲凯是90后，他和剧团里的年轻人们称呼宫晓东“姥爷”。蒲凯说，“姥爷”身体不好，带着

药来排练厅，他边吃药，边给他们说戏，可是当他跳上舞台，他的激昂劲头干翻全场的小伙子。宫晓东呵呵一笑：“排这个戏，就是我这一个白发老头儿带一群孩子回首我们还没有走过的历史。”

剧组屡赴河南农村体验生活，年轻演员最初连从井里打水都不会，干脆转了半圈，拉上来一看，桶是空的。这群城里孩子被“姥爷”逼着逐一学会了挑水、烧火、拉风箱、打冬枣、修河坝。他们没见过黄河边的黄泥滩，人在泥滩里扎个猛子，上岸后，用宫晓东的话说，“身上每个洞里都灌满黄泥”，用十盆水都洗不干净。宫晓东见蒲凯和一群年轻演员在塘边扭扭捏捏，犹犹豫豫，他抬脚把这些大小伙子给踹了下去。“你们躲什么呢？你们想想，父辈祖辈是从这样的烂泥塘里蹚过来的，这是祖辈走过的路，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反复强调，不趴在泥滩的道路上，无法真正理解《生命册》，嘴里没有尝过泥土的味道，搞不了创作——“什么是不忘初心，先抓一把黄土放到嘴里咀嚼咀嚼。”

《生命册》在剧本创作阶段遭遇疫情，主创们不能正常去剧团，于是在宫晓东的家里，剧作家李宝群老师完成了长达十万字的剧本第一稿。都知道一部话剧剧本应在三万字以内，都知道距离演出还需要太多努力，可那天主创们兴奋得互扮角色大声朗读，因为知道“艰难的第一步迈出去了！”身

为总导演，宫晓东参与了对小说和剧本的几轮“裁剪”，他对每一个出场的角色有很深的感情，当他谈起剧中人，就像谈论牵动他襟怀的家人。他从主角“丢”的经历中看到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他们曾被乡土哺育，又在特殊的年代把自己当作种子一般从农村移植到城市，他们曾搭上时代的高速列车，成为改革中处在风口浪尖的人物，但也耗尽一生在寻找自我，寻找肉身和内心的双重归宿。他对主角的挚友“骆驼”有着复杂的情感，既认同又批判，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冒险家，过河的勇气是时代需要的，但“摸着石头”意味着没有正轨，没有法度，他对演员说：“你要演一个英雄，也要演一个恶棍。他既是勤恳的老黄牛，也是残忍的狼。”他难忘外号“八步断肠散”的小人物，这个名号是耗子药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和这个角色的命运，他感怀小人物不死不休的顽强生命力。他对年轻演员推心置腹：“没有非黑即白的好人和坏人，你们要演出形形色色、各抒己见的人物，你们要有冲突的角色，是感受着心脏在胸腔里跳动的人，这才是活着，是人生，是《生命册》。”他从《生命册》里看到的不仅是河南的故事，中原的故事，他认为，李佩甫写下的这些人的故事是共和国半个世纪的缩影，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也是造就了“我们是我们”的历史。

观众席

胖子哈姆雷特把莎士比亚拽回我们中间

柳青

时隔9年重看柏林国家剧院的《哈姆雷特》，它看起来既旧又新。

这部首演于2008年的舞台剧不可避免地带有着年代的印记，奥斯特玛雅导演在台上使用的即时摄影和多媒体影像技术在如今看起来有些旧了。拉斯·艾丁格不按常理出牌的疯狂表演却不受时间磨损，让他同台的演员和观众都提心吊胆，这个发胖、邋遢、歇斯底里的哈姆雷特历经16年仍然崭新，是一个从此时此刻的世界里走来的、罹患政治性抑郁的年轻人。舞台技术会“过时”，但奥斯特玛雅和艾丁格这对那宾纳黄金搭档的创作意识是鲜活的，他们用极端的、挑衅的、调侃的姿态打开一部经典，可这也许才是靠近莎士比亚的方式？当哈姆雷特不再干净、克制、高贵，他挺着大肚子，不修边幅地用西装兜住一头发，对台上台下的人们说着德语夹杂英语的胡话，这时他依然是我们时

代的酒神，把莎士比亚拽到当下的剧场里。这部作品曾被严肃的学院派质疑“导演阐释压倒原作者意图”，时过境迁，我们有必要维护奥斯特玛雅，他用肮脏的活力冲击了优雅的僵化，他意识到当代观众对哈姆雷特的故事已经太熟悉，于是大胆略去原作的铺叙，直奔这个作品最“硬核”的部分：“葬礼剩下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的宾客。”这是哈姆雷特的台词，但莎士比亚的剧本里葬礼和婚筵都没有正面出现。奥斯特玛雅大胆的改编是在短短几分钟的开场，通过舞台的移动装置，让筵席的长桌覆盖在泥泞的坟场上——这直观且充满冲击力的剧场方式，让莎士比亚文本中那个被权力和欲望腐蚀的世界，具体且迫近地出现了。

这部《哈姆雷特》把坟场和欢场拉到一处，也把当代观众和莎士比亚的距离拉近了。就像艾丁格屡次谈到的，他不再焦灼于

“想象以王子的方式念出台词”，转而关注“我念台词”，关注“台词从我的身体里唤起的情感”，他扮演的这个在刻薄和善良、窝囊和失控之间反复无常的胖子，不是遥远的王子，而是我们时代无力行动的年轻人。德语译本没有改变原作的韵文，可是哈姆雷特念出的每一句对白和独白都是当下的模样，是这个时代的呼喊与细语。

哈姆雷特是捧着DV登场的，带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烙印，这个有着时代局限属性的舞台行为却赤裸地揭示了原作最重要的主题：表演和观众。哈姆雷特为了拒绝加入虚饰的表演，选择表演疯狂，他出戏入戏地扮演疯子，同时观察记录着他所在世界形形色色的表演，他是演员，也是观众。这个装疯卖傻的哈姆雷特更让“全世界的草台班子表演”冲破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隐形墙壁，他兴致勃勃地鼓动全场为他蹀躞的剑术

加油，为“决斗”这场浮夸的表演呐喊，他化身降临剧场的酒神，这让莎士比亚的喜剧性不再限于插科打诨的几句台词，喜剧成为流淌在悲剧躯体里的血液。表演越是荒唐，笑声越是轻浮，最终愈深地加剧了悲剧的余味：喧嚣落定，只剩寂寂。

艾丁格说，持续演出《哈姆雷特》的16年里，不是他塑造了哈姆雷特，而是哈姆雷特塑造了他。这是一个演员面对经典所表达的谦卑，又何尝不是一份自信的艺术宣言，他看清了“哈姆雷特”经过400年流传，成为一个“原型人物”，他活在8世纪的丹麦，也活在17世纪的英国，同样附身在这个时代的语境里。“生存还是毁灭”“人们甘心久困于迷惘中”“重重顾虑使我们全成了懦夫”……掷地有声的这一些句台词，不仅是写于400年前的韵文，也是正面迎击时代的叩问，莎士比亚仍在我们中间，他从未远离。

■本报记者 姜方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中，听众屏息以待，空气中充满期许。这不仅是大师间的合作，更是经典室内乐与协奏曲的深情对话。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节目，全球瞩目的83岁“钢琴女祭司”玛塔·阿格里奇与小提琴家吉尔·沙汉姆登台，携手多位才华横溢的演奏家于11月4日、5日两晚带来名为“今夜星光灿烂”的音乐盛宴。

“阿格里奇，一个随性又充满能量的钢琴家！”晚上，她还为我们第二天的演出提出了一些即兴的想法。她性格里自然流露着鼓舞人心的力量，可以启发各位演奏家。她的音乐表达灵活而纤细，就像施展着魔法……真希望我也能成为这样拥有音乐魔法的人！”11月5日演出前，吉尔·沙汉姆还在回味着11月4日晚长达165分钟的室内乐演出。

11月4日的音乐会以海顿《G大调钢琴三重奏“吉普赛”》开篇，当阿格里奇手指轻触琴键，优雅又饱含力量的旋律瞬间填满了整个音乐厅。紧接着，沙汉姆的小提琴与埃德加·莫罗的大提琴响起，交织出温暖细腻的音色。小提琴家玛丽·帕洛特、中提琴家丽达·陈以及中国钢琴家李坚同台演奏莫扎特《降E大调小提琴、中提琴与钢琴“木球三重奏”》，碰撞出跨越国界与文化的深情交融。演出尾声，舒曼《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不仅展示了名家的技艺，更彰显了音乐的丰富层次。“五个演奏者一起上台分享音乐的感觉，太美妙了！我们也感受到了上海乐迷的热情，这是值得铭记的一夜。”吉尔·沙汉姆表示。

11月5日的第二场演出开始之前，阿格里奇在乐厅中弹奏着两架不同的钢琴，比较它们发出的音色差异。她的银发有节奏地跟随指尖旋律舞动着，眼神里满是专注。“她是一个善良、慷慨的女人，也是一个永远忠于自我的艺术家。就像你们看到的，她一直在不停地工作——无论是在卡内基音乐厅还是哪个小教堂，为每一个舞台，她在音乐中给出她的一切——这就是我的母亲。”作为一位优秀的中提琴家与指挥家，同样满头银发的阿格里奇之女丽达·陈这样形容她的母亲。

11月5日的演出中，丽达·陈担任指挥家，受父母影响深厚，她展现出音乐天赋。“我的母亲是钢琴家，父亲是指挥，所以指挥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有压力、需要为之付出努力的尝试。”在丽达·陈执棒下，阿格里奇等演奏家与上海爱乐乐团合作演绎多部经典协奏曲，包括门德尔松《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圣桑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一曲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用音乐模仿了多种动物的特征，变幻的旋律与节奏，让音乐厅俨然化身欢乐的动物王国。

阿格里奇母女同台演出，彼此聆听，配合默契。“我母亲的耳朵非常敏锐，她清楚地明白音乐中哪些地方需要自由飞舞，她能够将复杂的情感和音乐结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令听众如痴如醉。”在丽达·陈心里，母亲不仅有出众的演奏才华，也有特别的性格。“她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音乐会之前她如果有些紧张，可能会跟我倾诉一通，然后再继续。”阿格里奇和她的亲友们奏响“合家欢”的旋律，与热爱音乐的沪上乐迷共同度过了两个温馨又浪漫的夜晚。



阿格里奇、沙汉姆领衔室内乐专场“今夜星光灿烂”献演东方艺术中心。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蝴蝶梦》剧照。（演出方供图）

德语原版音乐剧《蝴蝶梦》中国首演

带观众踏上浪漫与悬疑并存的音乐之旅

■本报记者 宣晶

在阴云密布的曼德雷庄园，观众踏上了浪漫与悬疑并存的音乐之旅。11月5日起，德语原版音乐剧《蝴蝶梦》音乐剧版首演在申城连演16场，为上海文化广场2024年末演出季启幕。该剧改编自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同名小说，1940年希区柯克曾将其改编成电影《蝴蝶梦》，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摄影。

《蝴蝶梦》以音乐剧版音乐会的全新形式在中国首演，带来独特的艺术体验。“小时候看过原著小说，那是我妈妈放在床头柜上的书，至今还记得那种如影随形的神秘、压抑和阴森。”00后观众嘉韵说，“这次音乐剧改编基本遵循了原著，剧情紧凑，内容连贯。演员表演很有故事感，舞台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情绪，令真相大白时的反转更具冲击力。德奥音乐剧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开创“戏剧音乐剧”典范

从1938年惊艳问世的小说，到希区柯克执导的影史经典，再到德奥音乐剧舞台佳作，《蝴蝶梦》的故事被反复演绎。该剧讲述女主人公“我”结识富有绅士马克西姆·德温特后，在曼德雷庄园遭遇惊心惊悚的意外。音乐剧延续原著小说和电影的心理描写模式，着重呈现女性在害羞腼腆到坚强自信的成长历程。

剧作家米歇尔·昆策与作曲家西尔维斯特·里维是一对黄金搭档，他们都是德奥音乐剧的顶尖创作者。作为米歇尔开创的“戏剧音乐剧”典范，《蝴蝶梦》结合爱情故事与暗黑元素，书写扣人心弦的剧情；西尔维斯特谱写的音乐铿锵有力、节奏紧凑，将悬疑故事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潮。

自2006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雷蒙德剧院

上演后，《蝴蝶梦》受到观众追捧——仅在维也纳就吸引了逾85万人次观演，几乎场场爆满；先后在全球13个国家上演，吸引超过270万观众。此次亮相申城舞台，《蝴蝶梦》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形态。全新制作的音乐剧版音乐会，由原版制作方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剧院（VBW）与丹麦Lion Entertainment联手出品，舞美呈现浓缩精炼，造型服装原汁原味。在海外特邀的管弦乐队烘托下，由近30名演员与优秀舞者共同完成了剧中全部金曲的表演。

将才华与热情注入舞台

“无论身在何方，你的心澎湃汹涌，就如这片狂放不羁的海……”一首充满能量的《瑞典贝卡》回荡在剧场空间，将音乐剧《蝴蝶梦》推向高潮。

《蝴蝶梦》的演员阵容吸引了众多音乐剧

爱好者的目光。实力不凡的新人演员——安东尼娅·卡林诺斯基在剧中饰演“我”，带领观众走进女主角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份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安妮米可·凡·丹饰演神秘莫测的丹弗斯夫人，展现复杂多变的情感世界；马克·赛博特则以其独特气质，诠释男主人公马克西姆内心的挣扎与矛盾。里卡多·格里克、卡嘉·伯格、安德烈·鲍尔等实力演员助阵，为该剧增加更多色彩。他们共同编织了视听与情感的双重盛宴，将才华与热情注入了《蝴蝶梦》。“《瑞典贝卡》非常动听，让我感受到了互相拯救的爱；全员合唱更有着震撼灵魂的力量。”德奥音乐剧“铁粉”安安表示，“虽然没有‘火烧大楼梯’的名场面，但整体瑕不掩瑜，《蝴蝶梦》绝对是一部诚意之作。”

在传统英语音乐剧谱系之外，上海文化广场不断拓展观众的观剧视野和审美体验。2014年起，剧场先后引进VBW制作出品的《伊丽莎白》《莫扎特》等经典音乐剧作品，并制作出品德奥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建立稳固的观众基础。继《蝴蝶梦》之后，上海文化广场2024年末演出季还将呈现原创音乐剧《哈姆雷特》《赵氏孤儿》、德语原版音乐剧《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归来》音乐剧版音乐会、意大利原版音乐剧《卡萨诺瓦——威尼斯的情人》、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等。